

憶雲南

往事鉤沉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正是我讀幼兒園和小學低年級的時候，那時我最喜歡看連環畫。我幼小的心靈因為有了各種各樣連環畫的相伴，而對外面的世界有了一點點幼稚的了解。我在上海出版的一本連環畫上看到了科學家在西雙版納的大森林裡考察，森林裡有大象，有奇珍異果……這是我對雲南最初的記憶。

長大了，我從沒想過會去雲南一睹她的風采。可命運卻安排了這樣的旅行，讓我來到了雲南，看到了她神奇的景色和濃郁的風土人情，並在生命的深處從此愛上了她。

我第一次來到雲南，是在一九八八年年底，那時我是一個空軍上等兵，軍齡只有一年多點，我奉命從成都去昆指（空軍昆明指揮所的簡稱）宣傳處取雲南地震的空軍救災的資料片，因為成空（成都軍區空軍的簡稱）宣傳部門要為中央電視台製作一部空軍救災的專題片。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晚，雲南省西部發生兩次強烈的地震，震中分別在思茅地區的瀘滄縣和臨滄地區滄源縣與耿馬縣的交界處，震級分別為七點六級和七點二級。兩次強震破壞性大，波及面廣，給當地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損失。當時成都軍區空軍反應迅速，指派直升機等機型部隊救災，得到了當地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

我當時到昆明後住在北京路上的空軍昆明招待所，晚上去了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宮廣場走走，第二天一早早上招待所班車，上了西山上的昆指，聯絡到有關部門，取到了資料片。昆明雖然以「春城」名聞遐邇，但在那個早晨上西山途中，山坡上是一片濃霧，我雖然穿了大棉鞋，但腳還是感到冷呢！回到成都機關後，我把資料片交給了我的上級，連同其他素材，我的上級和戰友製作了一部叫《來自顛簸大地的報告》的電視專題片，在中央電視台和雲南、四川電視台播出了。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作爲助手跟隨成都軍區空軍宣傳處的幹事來到雲南，爲反映軍區空軍將士面貌的電視專題片《大西南空中衛士》拍攝素材，我們由空軍昆明指揮所作戰處的一位參謀陪同，這是我第二次來到了昆明，也第一次來到蒙自。這次我們要拍攝兩個空軍單位，一個是駐紮在蒙自目則山上的空軍雷達連，另一個就是拍攝目則山下的航空兵某師飛行訓練、戰鬥值班的場面，特別是要探訪一位上海籍的飛行團長、「祖國邊陲優秀兒女金質獎章」獲得者秦衛軍，以及離開上海繁華市區隨軍到邊疆的他的妻子。

當時是夏天，可到了海拔二七三九點七米高的雷達連山頂，還是感到一陣陣寒意。我們到達山頂雷達連的時候，看到有的戰士在崗位上戰備值勤，有的戰士披了件軍大衣在宿舍休息，更多的戰士在籃球場上運動……籃球場邊上就是懸崖，戰士們用兩米多高的鐵絲網圍住球場，只見雲霧在球場的下面飄浮，看不見山底下，戰士們在雲霧上來回奔跑。隨後的幾天裡，我們在山腳下的機場拍攝飛行場面，也拍攝到了秦衛軍夫婦傍晚散步的場景。秦衛軍作爲一個大上海的兒子，扎根邊疆、矢志飛行事業，是令人欽佩的，他後來擔任了該師師長，再後來轉業在雲南省人大工作。

還是想不到，一九九三年夏天，當我從空軍工程學院畢業時，被組織分配到了雲南蒙自的空軍航空兵某師，這是我第三次來到雲南，並且一呆就是六年了。在這六年裡，讓我對雲南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蒙自是我熟悉的，我還去了紅河州的個舊、開遠、建水古城等地，但也局限於這些地方了。在這六年裡，我坐着軍用飛機從空中鳥瞰了雲南大地，只見目則山像蓮花一樣綻放着，不遠處那聞名遐邇的紅河和南盤江像兩條玉帶鑲嵌在滇南巍峨的群山之中，一幅壯麗的畫卷盡收眼底……期間，我採訪了衆多的飛行員和地勤人員，所拍攝的照片和撰寫的新聞稿被《雲南日報》、《錢江晚報》、《空軍報》等軍內外報紙和廣播電台採用。

後來我轉業回到了家鄉，在單位療休養旅遊中，我還是選擇了雲南，去了昆明、大理、麗江、香格里拉等地，感覺「彩雲之南」的雲南大地富有神奇的瑰麗風光。迄今，我還是沒有去過西雙版納等地，那裡有原始森林和大象，有奇珍異果，那是我兒時神往的地方啊！雲南，一個富饒而美麗的省份，在有生之年，我還會來做客的。

紐約少有私家車

馬 佳

美國是世界第一經濟體，汽車保有量世界第一，因此被稱爲「車輪上的國家」。在全世界九點六億汽車保有量中，美國就佔了二點三五億輛，幾乎是每人都有一輛。但在全球頂級富豪雲集的紐約曼哈頓（人均收入要高出美國平均水平好幾倍），有車一族卻少得可憐，那裡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沒有自己的私家車，這是爲什麼呢？

紐約市民之所以不願意買車，主要原因是開車的代價越來越高，很不划算。同時公共交通工具卻非常方便，堪稱一種省時、省力又省錢的辦法，所以，當地私家車的使用率已經多年出現下滑局面。

在紐約市區養一輛私家車，停車費加上保險、油費、汽車折舊，每個月要二三千美元。停車場雖然到處都有，但收費極爲昂貴，通常每小時要十五美元左右，還沒算上稅和小費。路邊停車位收費便宜，但車位有限，而且這些車位周一到周五不准停車。如果要在鬧市區的時代廣場或梅西百貨等附近停車，每小時的停車費就高達三十美元，還不如坐出租車實惠呢！

美國地鐵通常是二十四小時運行，特別是紐約曼哈頓地區，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地鐵網絡，被形象地稱爲「全美交通大動脈」。除了點多線長，站點的設置也比較合理。曼哈頓的兩個火車站，也是多條地鐵的主要站點，不僅有電動扶梯，還設有箱式電梯，方便殘疾人和使用嬰兒車的母親。在曼哈頓中城或下城，通常隔三五百米就有一個地鐵站。一些主要線路還實行全天快、慢車制度，既快捷又方便，難怪幾任紐約市長都不開車，經常乘地鐵上下班。

紐約是美國第一大城市，也是「最不自由」的城市，大街小巷上遍布各種限速、限行、禁止停車或限制性停車的標誌，此外，警方還會根據不同情況，採取各種臨時性的限行措施。當然，此舉一方面有利避免了交通堵塞頑疾發生。另一方面也制約了開車出行的積極性，可以想像嚴格的交通管治，讓紐約的司機吃足了苦頭，原本十來分鐘的距離，選擇開車卻要花費幾倍以上的時間！於是，紐約的私家車紛紛被閒置起來，公共交通成爲人們出行的首選！

域外漫筆

美國是世界第一經濟體，汽車保有量世界第一，因此被稱爲「車輪上的國家」。在全世界九點六億汽車保有量中，美國就佔了二點三五億輛，幾乎是每人都有一輛。但在全球頂級富豪雲集的紐約曼哈頓（人均收入要高出美國平均水平好幾倍），有車一族卻少得可憐，那裡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沒有自己的私家車，這是爲什麼呢？

紐約市民之所以不願意買車，主要原因是開車的代價越來越高，很不划算。同時公共交通工具卻非常方便，堪稱一種省時、省力又省錢的辦法，所以，當地私家車的使用率已經多年出現下滑局面。

◆◆◆◆◆

辦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正是我讀幼兒園和小學低年級的時候，那時我最喜歡看連環畫。我幼小的心靈因為有了各種各樣連環畫的相伴，而對外面的世界有了一點點幼稚的了解。我在上海出版的一本連環畫上看到了科學家在西雙版納的大森林裡考察，森林裡有大象，有奇珍異果……這是我對雲南最初的記憶。

長大了，我從沒想過會去雲南一睹她的風采。可命運卻安排了這樣的旅行，讓我來到了雲南，看到了她神奇的景色和濃郁的風土人情，並在生命的深處從此愛上了她。

我第一次來到雲南，是在一九八八年年底，那時我是一個空軍上等兵，軍齡只有一年多點，我奉命從成都去昆指（空軍昆明指揮所的簡稱）宣傳處取雲南地震的空軍救災的資料片，因爲成空（成都軍區空軍的簡稱）宣傳部門要爲中央電視台製作一部空軍救災的專題片。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晚，雲南省西部發生兩次強烈的地震，震中分別在思茅地區的瀘滄縣和臨滄地區滄源縣與耿馬縣的交界處，震級分別爲七點六級和七點二級。兩次強震破壞性大，波及面廣，給當地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損失。當時成都軍區空軍反應迅速，指派直升機等機型部隊救災，得到了當地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

我當時到昆明後住在北京路上的空軍昆明招待所，晚上去了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宮廣場走走，第二天一早早上招待所班車，上了西山上的昆指，聯絡到有關部門，取到了資料片。昆明雖然以「春城」名聞遐邇，但在那個早晨上西山途中，山坡上是一片濃霧，我雖然穿了大棉鞋，但腳還是感到冷呢！回到成都機關後，我把資料片交給了我的上級，連同其他素材，我的上級和戰友製作了一部叫《來自顛簸大地的報告》的電視專題片，在中央電視台和雲南、四川電視台播出了。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作爲助手跟隨成都軍區空軍宣傳處的幹事來到雲南，爲反映軍區空軍將士面貌的電視專題片《大西南空中衛士》拍攝素材，我們由空軍昆明指揮所作戰處的一位參謀陪同，這是我第二次來到了昆明，也第一次來到蒙自。這次我們要拍攝兩個空軍單位，一個是駐紮在蒙自目則山上的空軍雷達連，另一個就是拍攝目則山下的航空兵某師飛行訓練、戰鬥值班的場面，特別是要探訪一位上海籍的飛行團長、「祖國邊陲優秀兒女金質獎章」獲得者秦衛軍，以及離開上海繁華市區隨軍到邊疆的他的妻子。

當時是夏天，可到了海拔二七三九點七米高的雷達連山頂，還是感到一陣陣寒意。我們到達山頂雷達連的時候，看到有的戰士在崗位上戰備值勤，有的戰士披了件軍大衣在宿舍休息，更多的戰士在籃球場上運動……籃球場邊上就是懸崖，戰士們用兩米多高的鐵絲網圍住球場，只見雲霧在球場的下面飄浮，看不見山底下，戰士們在雲霧上來回奔跑。隨後的幾天裡，我們在山腳下的機場拍攝飛行場面，也拍攝到了秦衛軍夫婦傍晚散步的場景。秦衛軍作爲一個大上海的兒子，扎根邊疆、矢志飛行事業，是令人欽佩的，他後來擔任了該師師長，再後來轉業在雲南省人大工作。

還是想不到，一九九三年夏天，當我從空軍工程學院畢業時，被組織分配到了雲南蒙自的空軍航空兵某師，這是我第三次來到雲南，並且一呆就是六年了。在這六年裡，讓我對雲南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蒙自是我熟悉的，我還去了紅河州的個舊、開遠、建水古城等地，但也局限於這些地方了。在這六年裡，我坐着軍用飛機從空中鳥瞰了雲南大地，只見目則山像蓮花一樣綻放着，不遠處那聞名遐邇的紅河和南盤江像兩條玉帶鑲嵌在滇南巍峨的群山之中，一幅壯麗的畫卷盡收眼底……期間，我採訪了衆多的飛行員和地勤人員，所拍攝的照片和撰寫的新聞稿被《雲南日報》、《錢江晚報》、《空軍報》等軍內外報紙和廣播電台採用。

後來我轉業回到了家鄉，在單位療休養旅遊中，我還是選擇了雲南，去了昆明、大理、麗江、香格里拉等地，感覺「彩雲之南」的雲南大地富有神奇的瑰麗風光。迄今，我還是沒有去過西雙版納等地，那裡有原始森林和大象，有奇珍異果，那是我兒時神往的地方啊！雲南，一個富饒而美麗的省份，在有生之年，我還會來做客的。

保定軍校：將軍搖籃

許揚

文化
經緯

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是白崇禧和張治中的同窗。一九五〇年吳石身份暴露，被國民黨當局處以死刑。簽發逮捕令的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畢業者居多。曾就讀保定軍校的名將（包括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及其前身包括吳佩孚、李濟深、趙博生、董振堂、顧祝同、陳誠、白崇禧、傅作義等）。中共在台最高級別情報官吳石將軍也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址原是座擁有廟產千畝、殿宇百間的關帝廟，後改爲兵營，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遭八國聯軍焚毀。建軍校時，利用原廟產並徵用鄰近土地而建起。全校分校本部、分校（包括小教場）、大操場和靶場四部分。校本部居中，佔地一百八十餘畝。其建築格局仿曰本土官學建成，爲一片氣象森嚴的磚瓦結構的建築群。

校門兩側有副楹聯，上書：「尚父陰符，武侯韜略，簡練揣摩成一廳；報國有志，東髮從戎，莘莘學子濟斯望。」

保定軍校會出現過兩次較大的騷動，令其元氣大傷。第一次是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稱帝失敗

，作爲恢復帝制爪牙的模範團被解散後，插入軍校第六期學習。因該團積怨甚多，引起在校第五期學員的反對，造成

雙方武鬥。開始以拳頭、磚頭、木棍對打，後又動了刀槍，以致造成傷亡。校方雖竭力威懾，卻無濟於事。後來，北京政府派陸軍部上將軍校洗劫一空，並放火燒房，軍校只好停

辦。第二次是在一九二〇年夏，直皖戰爭爆發，皖軍前敵總指揮唐松林被俘，皖軍十五師向直軍投降。當時正值

軍官的不滿，發生兵變，將軍校洗劫一空，直皖戰爭爆發，皖軍前敵總指揮唐松林被俘，皖軍十五師向直軍投降。當時正值

軍官的不滿，發生兵變，將軍校洗劫一空，並放火燒房，軍校只好停

辦。第二次是在一九二〇年夏，直皖戰爭爆發，皖軍前敵總指揮唐松林被俘，皖軍十五師向直軍投降。當時正值

軍官的不滿，發生兵變，將軍校洗劫一空，並放火燒房，軍校只好停

辦。第二次是在一九二〇年夏，直皖戰爭爆發，皖軍前敵總指揮唐松林被俘，皖軍十五師向直軍投降。當時正值